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象辭卷九

糾校官鴻臚寺少卿

臣梁景陽

通政使司副使

臣英瞻恭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

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

臣朱浦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象辭卷九

周易上經



雷下

頤

大畜為養賢養賢尤盛于養老期頤耄耋老者之稱
養之最先者也故大畜之後次之以頤頤者頷頤也
人之資生在于此天下之仰望亦在于此多欲則動

餘姚黃宗炎撰

動則凶故下卦三爻震體皆凶寡欲則靜靜則吉故
上卦三爻艮體皆吉頤之過慝盡在于下頤之威儀
亦在于下也能使動者常止庶乎其鮮失矣頤之為
道上下相合而得食君民之義亦上下相濟而似頤
分田制祿君之所以養臣民也九州賦貢治人者食
于人民之所以養其上也上下交相養故爻多顛拂
之辭上止下動兩陽為之覆載其中空虛四陰鑿鑿
有似乎齒艮為東北之卦交于震之正東陽氣始生

為長養萬物之候屋之東北隅亦名為宦而為人飲
食之所震為始生襁褓孩提仰食父母艮為成終衰
年黃髮望養子孫此艮震老穉之義東北隅為宦之
義也然在頤則老老多而幼幼少蓋養穉慈幼其時
在需需之飲食漸漸而進待雲天之所生而後養之
其為歲月也舒長而不迫頤之飲食逼近桑榆懼山
雷之倏忽而不及養其為時日也征邁而難留需從
蒙來頤往之大過故也萬事萬物无不上動而下止

惟頤上止而下動上之所以能止在上九一陽下之
所以能動在初九一陽然初之動實係于上之止故
初為舍爾言其不能自主上為由頤言由此而成頤
道也其中四陰義不取齒而取舌齒不知味一也少
未生老已落二也上齒隨上九下齒隨初九三也舌
處頤中自成一體或上或下俱其所統辨五味出音
聲非舌无由也中四爻皆象之所云顛拂即狀舌之
播蕩卷舒也齒剛舌柔舌又柔之象也此象外之象

所當潛窺者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飲食養生之急務豈能廢置但得其正則吉也大約
頤之為道不過二端幼穉之時待養于父母衰老之
後望養于子孫為臣民者思養于人君如此者其權
在人而不在已至于食天祿而不為侈享萬鍾之奉
而不為素餐農工商賈各盡其力以求食如此者其
權在已而不在人斯二者一為觀頤一為自求口實也

頤頤頤頤也象形中一指舌之意小篆興而象形指事廢加頁出省作頤實蛇足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貞吉頤者養也惟養是從口腹之害為心害多不得其正矣能養之正則得吉也觀頤者操養人之柄人共觀之然當觀其所受所施之養為正與否也自

求口實者或勞心或勞力以得食皆謂之自養然當
觀其自養之正與否也凡願以養人則大自養則小
天覆地載中含萬物飛潛動植莫不資天地以為養
聖人在上知賢者之可貴先有以養之則恩膏布于
天下及乎萬民願之于時亦云大矣哉 願以養正
則吉何為正養人是也何為不正自養是也養人者
君子之道自養者小人之事也古之人君畜犧牲制
罔罟耒耨以教天下菲飲食而力溝洫正經界而藝

五穀凡此皆所以養民也後世之為人君者專天地
養萬物之利使生人无敢覬覦竭萬民之膏血以養
一己之口腹萬物顛顛萬民塗炭又號于人曰惟辟
玉食居天位者享天祿頤之養正安在哉又何怪乎
不辨禮義而受萬鍾乞墦間而受噓蹴者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草木禽獸盡藏于山雷作聲而陽氣盛于時發榮孳
育有頤養之道六畫內虛上止下動有頤口之象故

名其卦為頤君子觀于此象知頤為人體所以宣心之鬱結出而為言語所以養身之氣血入之為飲食言語之害至于禍國亡身當其出也則思慎密而不妄飲食之害至于敗廉役恥當其入也則思節嗇而不貪恭默思道出詞氣而遠鄙背澹泊明志銘鼎彝以戒饕餮動止得其時則庶乎其可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初為動主主頤下體欲動之至者以兩剛包四柔有

以骨含肉之象故取義于龜龜下伏而咽息能无飲食而不飢渴圻兆于占卜能无言語而告休咎龜雖具頤可无藉于頤以顯其靈然此皆霜降以後雷收聲之龜也逮乎驚蟄雷既發聲則龜又動而思食矣山下有雷雷已出地初遂改其靈龜之本性若與不相涉者然曰舍爾視昔日之廉靜謂非已有也朶頤頤下垂而咽涎之狀觀人飲食輒興歆羨若與性俱生者然曰觀我視今日之貪饕謂真性也人之性近

習遠與時變遷而神明靈智于焉盡喪矣故凶

靈巫靈從雷從巫神智也雷有自天降下之義巫有

自人達上之義天以神授人人以智測天靈之至也

龜外骨內肉者也象形小篆作取其側形

說者謂廣肩无雄以它蛇為雄故龜它同首鑿矣

采朶樹木垂朶朶也象形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靈龜本足貴者今觀朶頤盡變易其天性其貴安在

君子所以慎習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此爻在頤為舌本凡言語飲食皆其所播蕩顛倒于頤中者也舌本雖附于下含之初九而其末直舐于上谷之上九凡所摩拂經厯滿頤皆用之邱頤謂艮之上九猶言艮山之頤也頤之惡德實其所成用是而往凶復何疑

頤顛頤頂也從頁從真耳目口鼻咸屬于頁首然各

有所司而異名惟頂則他無可名直謂之首也頂高則危有顛蹶之義反傾而向下又有顛倒之義顛蹶顛倒則動搖而不定又有顛狂之義又真者草率之意凡事草率則多危也拂拂過擊也從手從弗言有過而擊止之所以正人不正之謂借為撫摩拂拭之用孟子法家拂士借其義而轉其聲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中本美德居顯中則失其美言語不當發而妄發飲

食不當得而苟得動而不能靜也以是而行口容盡
喪失其類矣類指下卦三爻言此愆忒同類皆受其
失也征與行即動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頤當上下之介吻合之際舌端下脣摩拂而不已故
謂之拂頤二之顛者本末皆操于已顛倒動搖以拂
上至于三則并忘其本惟用其末而以下拂上以動
拂止此正頤之所以凶者也君子之于頤豈曰廢言

語絕飲食但時然後言食无求飽其節其慎乃心之
敬謹无欲非禁絕强持之所能也苟徒事于外遏其
躁而窒其貪雖廢置其頤極于十年之久而弗用究
亦無所利也如釋氏之五戒不飲酒茹葷之類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頤之為道人生不可一日无者欲懲其失而至十年
勿用尚可謂之養乎是不知養正之道以勉強為功
豈非與養人大相悖繆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二四顛頤同而吉凶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大非美辭又得无咎其故何也大凡頤之所重在于養人自養則賤求養于人尤其卑卑者矣下卦三爻皆自養與求養者上卦三爻皆養人者也震在下位卑而主動農夫力耕勤四體分五穀自養而已庶人在官抱關擊柝乞祿升斗求養而已俱以動而得食者也艮居上體高而主止王公卿相重祿以爵人鼎烹以饗

士開府庫發倉廩以濟小民其自養寡而養人多俱
以止而宰割天下置斯民于含哺鼓腹者也四位大
臣使天下之舌有所振蕩卷舒則民口有食民腹不
餒出為命令教之樹畜省耕省斂盡其教誨也故其
顛頤獨為吉也虎夜行能一目放光一目視物眈眈
而注視此民之望養于我猶民具爾瞻之意虎不得
食則將搏人民不得食亦將背上伊可畏也億兆之
衆四海之廣其欲甚多奔馳而至逐逐不已亦皆有

以應之使之各得所願其養人大矣故无咎或曰
虎視之威猛逐逐之欲廣居四位者何能各遂其求
以養之也曰操養人之權必家簞食戶豆羹餓莩載
道矣思食其臣頒五等于天下頒六等于國中思食
其民正經界易田疇時使薄斂如此則眈眈之望副
逐逐之欲遂所操至簡所行至易吉且无咎又何難
哉 漢書叙傳作其欲泚泚顏注以為欲利之貌輔
嗣以逐逐為尚實雖若不同詳其字義泚泚如水之

來而不窮逐逐如人之行而有求亦不甚遠在小人
自為則皆屬凶德在君子應人之欲則有覆載之量
能各盡其所願也

睽 睽視近而志遠從目從兌兌人行出界也人離
鄉土視之所及者近志之所達者遠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顛頤何以能吉四居大臣之位使仰望求食者皆顛
頤而得養其施予之恩自上而及下可稱光顯矣光

者正大明白之意非施惠小補也艮止故光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當養人之位天下之為顧者所共觀故凡得食者必
摩拂經歷于此以萬民之口體為口體以萬民之甘
苦為甘苦居天下之正位者宜如是則吉也不可謂
吾養之吾當用之勞民以勤事所云涉大川也夫養
民者與民休息使耕耨以時人人得盡力於樹畜則
逸老慈幼農夫无飢矣如云五居君位而不能養人

反賴上九之養則祿去公室歌舞他氏此厝火積薪而偷安也何吉之有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居正位而養人天下臣民順以從上此君上之上非上爻之上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頤之所以成頤實上下二陽為主然而初之能動又係于上之能止則六爻之頤皆由乎上也故曰由

頤代君養民上下交謫宜知危懼惟厲乃吉當此任者无或畏難苟安凡可以養人者如疏河則壤分田制祿有利必興有害必除不敢辭勞不敢避險是其職也故以利涉大川勉之或曰同為養民也何以在五不可涉大川在上利涉大川得无五不能養人而上能養人其說未可盡非與曰不然也先儒之泥于五不能養人者非以五為柔爻謂其力不足與若然彼四亦柔且能盡養人之善豈五當大君之位既許

其吉而反不能養人與豈以四五象傳有上施從上
俱泥為上九與不知上乃對下而言自求養者視之
即象辭所稱觀頤者也夫君逸臣勞萬古之常經五
之涉大川必勤民動衆有妨于頤養之道者也上之
涉大川必盡其心力以成其頤養之道者也五之時
頤未終至上而頤乃終也頤終則民富民飽勞而不
怨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上九養老慈幼黎民不飢天下治平孰大于此王道之成普天同慶者也

養天下非一人之事大君居正位而安靜恭已無為使熙熙攘攘者各得盡力于所事為治之道无他不擾民而已大臣察見民隱億兆之不齊人情之繁雜而能各遂其欲无他因民所利而已大賢當養民之任立法度振綱紀興利除害不避艱難使養民之道可久而不壞則上九之責為獨重故以大有慶歸之

若下卦三爻則自養求養者之事君子羞之



風下
澤上

大過

人至期頤而少壯之事已過矣奉養太過者傷生故
澤以滋木而即以滅木飲食以生人而即以殺人頤
所以變而為大過也下之根抵元氣既盡而不能含
畜上之枝葉生意已枯而莫可歸著碩大臃腫何所
適從時之至于此天運使然雖聖賢所必至但聖賢
回視一生踐履總核既往之言行必无已甚之事大

過之舉心安而神和故能不懼无悶超然于生死之表非異教之貪生畏死可以幾及者也天下萬事萬物惟留不足者乃有餘地惟有實際者乃可依據卦之四陽填塞于內以為學問則自是而不受善以為養生則藏府充滿而氣血不行上下二陰朽腐于外進无窮理盡性之門退无安身立命之處本末俱喪前後不相連屬徒負此厚重難移之質寓托于欲崩欲墮之頃正佛氏所謂縣崖撒手時也棟橈之棟先

儒俱指為棟宇惟郝仲輿以為橋梁非屋梁也其取象甚確蓋澤中之木橋也非屋也人生何日不過平居无事則忽而不覺苟有一言一行之不慊此日遂如有所間隔為之徬徨而不能過人之行路何地非過坦途正道亦俱忽焉而不察及遇接續之處山盡水窮始知橋梁之為過也爰之老夫女妻為重婚之男老婦士夫為再醮之女俱有離亂死亡之象蓋繼此者為河決水溢兵戈灰燼天地將終俟乎再造成

曰木上之水為井而養人木上之澤滅木而象死亡何相背之若斯曰坎水流行過而不留者也正北方之卦水生木者也澤水瀦畜停積而不去者也正西方之卦其位金金克木者也過有失中之義有已往之義言行失中貴于能改屬諸已往則不可追夫子曰學易可以无大過察見于幾微止過于未發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見于行事也苟有過而使之見于言行則皆為已往而不可追矣迨及奄茲

日積月累覺此身局脊于高厚媿悔何所用其力乎
人生出入悔吝之門往來凶咎之途臨淵履冰如以
朽腐之木為梁大澤相攜手負戴而行其上可不知
所戰慄耶初舉步之始藉茅以往慎之至而免咎二
夫妻同行既溺其妻而別配其女三橋梁崩壞四重
脩之而不易其木五復夫婦同游至溺其夫而重嫁
其士上則梁木腐爛已極不可游行乃徒步而涉水
雖至滅頂之凶而人不溺死故无咎以其與彼岸近

也如不知時而乘梁以過其能脫于死亡乎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四陽強盛居中用事大過之所以命名也大壯亦四陽下有可據之地進而不過遯亦四陽上有可出之門退而不過惟是四陽蟠繞充塞人世之位與人生之事無不歷盡少壯之年華已邁碩大孤懸進退無從二陰无位綴于兩端堅重居中不勝其任梁棟橫澤往者來者撓亂攪擾而行將有崩圯之禍然陽剛

得位二五居中知其過而思改則猶有補救之道故
利有所往則可亨也或懼而坐視不行或疑而去來
不決載胥及溺何能亨乎大過之時時為之也彼
往亦何能即濟然往而不濟者蓋有之矣至于不往
則斷无能濟者也天之生民一治一亂一闔一闢有
大過之時必生濟大過之人以處之不必其出于
一人也往亨之人豈即撓棟之人耶苟撓棟而覺于
早修于夙亦何不可哉

大過 大過過度也從彳從𠂔𠂔者口戾不正也
人之過不及非言則行𠂔為口過彳為行過釋曰度
者乃度去之義與素問度百歲乃去之度同棟棟
極也從木從東棟為屋梁之最高者故稱極屋梁不
一外視之皆不可見棟處屋脊見其東西横亘于上
但言東者舉其首也借為橋梁之稱同為上高下虛
之意攪攪擾也從手從堯堯有高之義舉手相高
是攘臂也故為攪擾之意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之義為四陽過盛也夫既為澤梁之棟矣往來之人擾雜撓亂亦其常爾但此之為棟其本末綴于兩岸者二陰柔弱不能勝其任也四剛雖過二居下卦之中五居上卦之中操得為之勢有用世之才不足以太剛而以巽順不以威武而以和說其若是者俱可行也故利往而得亨大過之時天地之晝夜人身

之生死能止惡于未形見幾于微妙則生為不虛而
死為全歸不然徒生浪死雖憂懼其可免乎君子視
其時為大不輕忽而聽其塵蹟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以生木今澤泛濫而加乎木上是以養之者害之
也為澤滅木之象大過之義蓋取諸此君子觀其象
不隨風而靡不隨波而逝挺然獨立有以自信而不
懼雖舉世无可容身至于遯藏隱晦而无悶蓋君子

戰兢惕厲于平日不以寡和而自疑憂勤于脩德講學之時不以人不知而為患君子固不與時皆過也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人生之過未有不始于怠忽成于傲慢者也君子欲求寡過必惟異惟慎謹于初戒于微其失鮮矣初六以陰處下以柔承剛錯物于地而藉之用白茅是无傾崎損傷之過矣初為木本其時雖弱然未離乎岸性又善入故无咎以是為言行之始基時雖過而无

大過也

藉田藉藉祭也從艸從耜耜田也以供郊廟祭祀白茅又以縮酒薦牲與耜田之粢盛同用借凡承藉依藉之類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白茅柔滑與物无拒格藉之皆安初柔而承四剛巽慎在下亦猶是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楊非江南楊柳乃西北白楊蓋塚墓間樹植之木古
詩所云白楊風蕭蕭白楊多悲風者是也其枝條勁
直迎風作響聲甚哀切解作楊柳誤矣大過之時人
之壯盛已過來日苦短回思年少宜爾室家中更歲
月而其與齊者先逝但見其墓木已拱寒暑遷改昨
日之枯楊而今又生稊矣老夫重婚得其女妻以安
晚景不亦勝于老而鰥者乎故云无不利

枯 枯槁也從木從古木之古者生意已盡則多枯

橐借秋冬落葉之木亦曰枯楊楊木也從木從易
言其得陽氣之先逢春而萌芽者稊篆闕從禾從弟
弟者次第之義謂其發莖秩秩而有先後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夫女妻已過少壯之時而始相與其宴爾宜家豈
能復如昔日昧谷短景亦復不長矣

九三棟撓凶

三四當上下之交正橋梁穹起之處人所往來最為

衝要者也故兩爻皆言棟而三又木交于澤澤出木
上有洪水汎濫浸沒其橋梁之象其負載攜手而度
者紛紜擾亂趨奔孔亟有棟撓之象此一棟也附于
上岸者弱不勝其任加以水侵木朽豈能經此擾亂
其為崩折也无疑矣惡得而不凶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夫棟撓之人提攜奔走非不多也誰可為之支顛扶
敗者乎于此求輔佐而興起之不可得也途人之度

棟當其危時則生死僅爭于毫末及乎既過則微芒
不介于胸中庸衆之行事无不皆然言行之懲忒至
生災患雖錐舌噬臍悔恨无及迨乎喪亂既平既安
且寧視向日之呼天搶地者不啻夢寐而莫省矣人
恒過然後能改能改即非凡人故聖人于大過著此
閱歷之象學易者玩之而无窮如以棟折榱崩擬之
不過曰敗壞而已于大過之義絕无關涉氣味索然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以陽剛之體為棟于接續之介下應初六承之以柔
所藉又安其為棟隆起而吉矣但三四兩陽比列方
可步趨彼三既撓而凶則此隆未必能專美故有它
人之吝恐妨在我之吉也 三四當兩體之中故皆
為棟三之撓與四之隆似乎大異而實不相遠三之
棟其狀矻然其質堅紉絕無壞爛之可指而應在上
六以陰居陰弱為更甚兌為毀折是末已崩棟隨之
矣斯撓也非三撓也四之棟巍巍而隆起在四固吉

也而其本則附于初六之岸以陰居陽弱亦差強異
為入尚有承藉之地然而三既撓矣四豈得而終隆
其吝雖不生于四而生于它斯隆也四不能獨隆也
君子之過身自蹈者恒少而起于它人者恒多周
公之過在管叔孔子之過在昭公觀過斯知仁矣
墜隆豐大也從生從降言天所降生者必授之豐
大者也借為凡事物厚盛之稱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身為棟初能承藉之于下不為所擾亂是以隆而獲吉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男女齒均方為夫婦少壯之時日已過有婦喪其所天而窮陰獨存見彼墓上之白楊幾榮幾落今又枯枝而復生華矣此未亡之老婦改嫁而得其士夫年齒不倫在老婦雖若免于老寡之窮而无咎在士夫則苟且相耦其名亦不美而无譽 二五皆剛敵應

不相與就其近者而自為夫婦原非擇配者比也二
近初老夫女妻五近上老婦士夫種種顛倒悖繆人
生過失遭時不造其反常越禮无所不至君子處此
不為風會所亂斯謂獨立矣

萼華榮也從艸從萼按萼草木華也讀若敷况亏
切本即一字俗儒因有戶瓜切之轉聲加艸于上以
別之此文當叶夫韻其應作萼无疑從歟從亏艸木
榮葉下垂其氣發舒而為萼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楊生墟墓之間載枯載華而日月逝矣人生駒隙能見楊之幾枯幾華乎其在斯世何可久也老婦士夫邂逅相從聊為同類究亦可恥醜類也恥也

醜醜可惡也從鬼從酉鬼物可惡无而似有醉者可惡人而似鬼故以此為醜 愚按史記秦有嫪毐毒注曰人无行也毒之文從士從母即老婦士夫之謂今譌從母失其義矣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初柔為本本弱猶近地能慎行而无咎上柔為末末弱則易顛而莫可退避然居大過之終雖質性懦弱而涉歷之事已多知所取舍見棟之必頽寧去梁而就涉過涉而至于滅頂可謂凶矣然其位高得據上流即達彼岸雖喪其負荷驚怖其神智不竟死于淹溺猶可得无咎如曰滅頂而沒已非正命覆壓溺不弔何云无咎或曰成仁取義非身死而无咎者乎曰

過涉滅頂是馮河也惡得比于成仁取義蓋墜梁而
隕身勢在必死過涉滅頂冀萬死而一生即彖辭利
有攸往猶云擇禍莫若輕也人至垂老過亦多矣自
能審其輕重

頂顛也從頁從丁人二十則成丁謂之弱冠言
其首異于童子也丁本科斗之形其始生時惟一大
頭故指之為頭也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過涉之危亦以極矣然幸全其身雖凶而不至于死
可為知所趨避矣尚可以為咎乎 過涉滅頂將往
而入于坎也

乾坤坎離本體无反對凡四卦震與艮遇巽與兌遇
合體无反對亦凡四卦聖人卦畫之神化莫可思議
如此詳見尋門餘論

人之生也鹿鹿于飲食男女由少壯而老死皆是頤
趨大過尤悔皆從此集歲月亦從此逝矣惟君子幼

而志學不知老之將至求无大過而已夫時不可失
及時黽勉嗜欲无能擾涉厯无足驚凡吾之時皆進
德脩業之時也故夫子反覆于此二卦同贊其時之
大也



水下
水上 坎

過者行也行而不止則必陷其身過者失也失而不
改則必陷其心大過之後所以為坎也坎者地有缺
陷其陷在已為人踐陷則又陷人其卦☰乾再索于

☷坤變坤之中畫而成☵坎其上下二☶仍為地其
一☶乃陽氣之灌注流行貫通于地中其象為水然
不取雨露江海之義而取義于地之缺陷者何也蓋
豐屋窮巖之下雨露所不能濡高陵大陸之上江海
所不及潤土則无乎而不是者也土中之氣聯絡乎
坤輿无毫髮之或間概而視之土也去其土而使有
缺陷焉則水聚矣是坎乃土之氣也土之缺也雨露
從此而氤蒸江河從此而發原者也水不外乎土必

去土而水見在土則為氣出土始為水也五行之中
土實生水謂之克者以水見所生而歸根復命息養
于其內也川水之有文即取☵之卦畫而直立之
以便于偏旁結構然流行回蕩形意宛然流動之水
中心最急故其中連而不斷見其去之迅速也其性
堅其勢滑所謂滑為水骨者指此也其附岸之處兩
旁稍緩故若斷若續作為曲折漣漪之紋若施張于
水面所謂波乃水之皮者指此也天一生水水為生

生之本及其放成江湖河海風濤莫測險孰甚焉彼庸衆者聽其滔滔羣胥陷溺以至于死亡而不覺聖賢則生于此而習于此雖日用飲食若涉深淵習之既久天地間險陷之事可驚可怖者以身禦之平如衽席或入焉而不濡或殉焉而不避則習之功用為大也坎為正北方之卦陽生子半適當其中水泉萌動人身血脉每于子刻朝宗于心心為土藏子歸奉母然後輸于百骸故彖詞云維心亨也未重之卦為

水而已未有神奇變化也重之則為坎兩相摩盪
吉凶利害出焉以本末而論下卦之二為泉原流而
向外上卦之五為川瀆受而行諸以高卑而論五為
上流二為下流往來交錯各有盈科而進之義坎為
經卦自重本卦外錯天為訟天水違行以爭辯成其
險錯地為師以容畜藏其險錯雷為解以發舒散其
險錯風為渙以舟楫濟其險錯火為未濟險得其所
順其性无能為害錯山為蒙止其險于初重在教也

錯澤為困說而處險樂以忘憂之象也卦之六爻取人徒步涉水之象初處最下入于坎窞之最深迷失其常涉之故道也二涉而求援人各在險自顧不暇未能即出于坎也三已涉一水而一水復臨其險更甚不能濟矣坎險在下四出乎上有過涉而置酒相慶之象五坎水就下无有險阻不盈而即平可以涉矣但人君為政不能制濟險之具而恃險之不來不能為杠為梁為舟楫以濟不通而以水淺可涉為无

咎豈得為大乎上畏水之險循陸而行遠于風波寘
身叢棘其迷失道路與初等爾是水不為害而陸地
為害也此死于安樂者也 天地之有六子雷風為
男女之長其象屬天山澤為男女之少其象屬地水
火為男女之中其象行乎人間天地各脩其體火在
天為日在地隱于木石水在天為雨露在地為江河
此二者人所日用其流行于人間最盛故居中而專
屬之人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一坎之水蹄涔行潦何能有所變動必習之而彼此
相合吉凶悔吝生矣世路險巇人情險惡不知操心
慮患則舉步艱難无往而不窒聖人懼安樂之為死
地必習于坎以出坎天下至險莫如水至信亦莫如
水在江海而為潮汐在川流而為進退皆有孚之義
也水无所不入心无所不通水浸潤而不出心記識
而不忘窮上返下九天九淵者水出有入无亘古亘

今者心平如衽席長養萬物者亦水懷山襄陵昏墊
下民者亦水為聖為賢參贊天地者亦心為禽為獸
毀滅彛常者亦心也遇險有不可亨之事无不可亨
之心水之涓涓不息盈科而進不舍晝夜者何也是
其向往不與衆同而別有所專注欲達于海也水之
行尚在海人心之尚當在何所乎觀于水者可知自
取矣 心為土藏而火寓焉西南坤土東北艮土正
南離火乃其位也何以見于坎水正北方之卦心中


有隙隙中有血此血幾微乃水之至神心无水則塊然肉爾何以能亨

習

土

習坎羽數飛也從羽從自言羽自此而始

常常弄習之使其貫于飛颺也坎陷也從土從欠欠為人氣發舒之象又為不足之意土氣之所發舒見于不足之處是其缺陷也心人身土藏象形人心似蓮藥倒掛與脊骨第五椎相對凡藏府筋骸俱從此灌濡聯絡中象其質旁指心包絡中一點指其

虛處神明所由生也小篆作指其系之下垂而失其形劉向父子及說文解字俱以為土藏惟素問以為火藏蓋指其位而言也水火木金皆附于土肺肝腎脾皆統于心詳繹坎義并維心亨之彖詞則知土藏之確而漢儒之學有師承非漫然者也釋氏之无心者惡心之著相維心亨者從心所欲不踰矩也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

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而謂之習坎者何也一坎之水為原不永為派不
長小者超越而游泳之大者一葦杭之其為險也幾
何哉惟其會合衆流一習再習至于百千萬習而滔
天之勢成盖言重之而為險也水之性流動不息无
委積盈滿之時趨而就下溝壑之險不避涸于秋冬
溢于春夏隨于朔望刻期去來而不失其信二五兩
剛居上下之中有心之象水无不達心无不通也流

水盈科而進放乎四海君子成章以造乎聖賢有尚
而行往豈徒然必有濟世利民之功也天以无為險
至高至虛不可攀躋而升也地以實為險其間不可
踰越者乃山川邱陵也王公以人為險合虛實有元
而並用之是設為險以保守其邦國法天險則有禮
樂刑政使天下森嚴而不敢犯法地險則有城隍關
塞使敵國外患畏憚而不敢窺則險之為時所用也
大矣哉 八卦之中險為惡德人所不可有者而習

于險則又君子莫大之學問也戒慎恐懼動心忍性
皆習險也王公而不習險則驕淫卿士而不習險則
曠官庶民而不習險則墮四肢險本可畏習則不畏
矣習于騎者能不銜勒而馳驟習于水者能舞躍于
危濤巨浪間旁人見而凜冽彼身入而不知險燕安
鳩毒險生于无險也險生于无險險不可救矣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一水流而來一水復續而至先後兩體合而為一但

見其漸深漸廣而无彼此蹤蹟之可間習坎之象也
君子觀乎此日就月將自細至巨以常其德行子弟
從之朋友遠來无驕无吝以習其教事學不厭教不
倦人已合一德愈盛而教愈大物我相承而化于道
猶細流歸并而為江海也

游古作漾瀉水至也從水從薦薦有進之義言水
流而進也石本作存言有水存于此而外水復來恐
是俗書无所承受者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處重險之下水之最深者也將欲涉而嘗試之迷其
向往至入于坎中之窞欲求出險而反陷于最深凶
孰甚焉習之為言貫熟也與險日習久而得其性情
則无惡于險矣初試于險以未嘗困心衡慮之人當
艱難勞苦之任未有不繆以承繆舛而增舛者也故
患難之加才力有餘者可以振拔而奮起或勇于更
改或急于逃避可幾其出險如其无過人之智者一

經患難躁妄以求脫必將甚于恣縮不前者矣

䷜ 窞坎中小坎也從穴從𠂔𠂔即坎也坎中之坎

以深益深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本欲習坎而出坎反入于坎中之坎蓋迷失其水道而至于凶也常涉之人知流有緩急地有淺深行于水中實如道路昧昧而往不能辨也 古者文字不若後世之浩繁入小學而習六書以至精御至簡故

經傳之中无往而不妙合如窻之一字夫子贊曰習坎入坎漢注窻則曰坎中小坎豈不若合符節確有授受者哉迨及晉唐去聖漸遠其道蕩然矣鄭漁仲曰六書明六經如指掌其言大而非誇惜乎荆卿未講于劍術也吾于漁仲亦云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此下卦坎水發原之處人見其涓涓始出輕忽而不知畏懼然此一坎也已有險矣但未為衆流之所湊

泊于此而求濟其險為力差易然而非定大難成大
功者比也不過小有所得爾夫才識必經磨鍊始能
獨任大事涉險須友亦理之常二五敵應其援未力
亦止遙為指示不能扶腋就道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亦剛中其心通達而能濟險有求而小得是小用
之而小效矣然習坎之時其險未艾則二尚未出于
下之中也正當勉勵以求大亨不可以小得為喜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四有發原之水從此而外達上有順流之水從此而潤下正水道交錯之際一坎既來一坎又來來之坎坎之象也是其為險前不可趨而過後不可退而避險既隨身而晨夕不可離且枕而寢息于內思所以出險自上卦視之則三之位乃其坎窞爾以柔弱之才質際極艱難之時會不可妄有舉動故又云勿用也天運人事大約各居其半天運開泰而人事不

足以副之則成苟且之功名人事已盡而天運不從則脩極勤勞僅可以補偏救弊而不遑來之坎坎天運也正君子相機審變之時勿用亦所以善藏其用使其妄以自試則人事與天運同乖矣胡能拯險鄭康成作檢且枕謂前檢于四後枕于二如桎梏也似乎不必

枕臥所薦首者從木木為之也從允允有行之義人之就枕宜思晝之行事能无過否明日所行又

復如何則驕墮昏迷之失鮮矣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當兩坎之交天時地利俱所未得徒欲以人力起而爭之終亦不能成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離下而上出乎險矣人當患難則憂危戒懼思所以免禍而惟恐其不能身心常務于戢斂每能寡過及至事濟身安无所顧忌而縱恣日生則驕奢淫樂將

自此始今以一壘之酒一正一副為簋貳禮薄而敬
專用缶以節歌樂簡而和至居无宮室之美門不可
以容車堂不可以布席賓主相見申其款曲納要約
于窗牖之間儀文畧而誠信篤可為艸率不恭之極
矣見之者以患難初平庶事草創雖過于樸野可圖
完美于異日不知奢寧儉不遜寧固即以此終焉亦
可无咎夫國家治平人自安逸勢必日趨于豐盛何
虞其等威之不脩乎聖人早有以防江河之日下也

齒樽酒器也從齒從収以待祭祀賓客之禮齒爵之高貴者則當之而坐故借為高貴之稱俗以其為借所專加木以為別齒盥盥黍稷方器也從艮指黍稷從皿指盛之器從竹以竹為之也畫為鬼形古作 𥽿從匚象其方形從飮指所盛之糧貳貳副益也從式從貝周禮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七周旋而貳夫恭敬者幣之末將玄黻圭璧所以副其恭敬之心者也 約纏束也從系從勺斟勺其

多寡而纏束之束則少矣借為鮮少之用纏束有交結義又借為期約之用牖牖穿壁以木為交窗也從片從戶從甫片者半木指為牖之物戶者指開闔之意甫者家之長上居必當戶也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四五剛柔相比賓主相得同心濟險而艱危獲安矣復守儉約之道以為交際雖儀文未備而誠敬有餘剛柔交錯文采未嘗不存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盈堆積之意流水為物不能高起即象傳水流不盈也五居天位坎無堆積盈滿之事險所不及狂瀾漫至此亦既平矣險平之後憂方大耳故必敬以自持如在險中乃无咎也祗敬也謂常謹慎于既平也祗祗敬也從示從氏示鬼神也氏至也鬼神降格其敬可知即使民如承大祭之意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水盈則決人盈則虧河海不盈故能納百川舜禹不
盈故能有天下而不與五有中德雖險難既平聖敬
日躋未敢自視為莫大之功業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水之為險犇騰飄蕩往來不可執著者也既出乎其
上安寧為鴆毒般樂怠傲為死亡天下陷溺人者豈
惟水哉惡其汎濫浩渺而難循今則係用徽纆矣不
由江河之舟楫裹衮幅結衣帶樞襟裾而行于陸路

棲息于林麓其為據實而可守有若此者亦為善懲
其既往豈知一念之恣肆康莊即能推轂故方出于
水而又寘身于叢棘出乎彼而入乎此其地雖異其
險則同也惟見所如皆險至于三歲之久而不得其
故雖動心忍性而无所增益者也故凶

微上微下褻幅也從系從微省詩褻幅在下即行滕也
徒步之人所以纏足便于遠行系取約束微取衣服
之卑賤者黑黑索也從系從黑繩染黑色俗譌從

墨贅土行者以之束腰扱其裾袪（負）實置也從宀
從填者取填塞于屋下之意實即置字（業）叢聚也
從業從聚省業草生也艸生雜亂聚于一處莫可分
辨木之初生與竹之未成者俱在其中有竹木艸三
者之意（棘）棘小棗叢生者從兩束相並棗直上而
多束故從兩束直立小棗叢生不能直上故兩束並
列凡艸木多刺者皆用之荆棘是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畏風波之險循陸路而行可謂知所趨避矣而其迷
失道路則與初之涉水者同初入坎窞上寘叢棘水
陸亦何殊乎其凶至于三歲尚不能出于險也夫得
道之人行水則駕巨舟而游安瀾行陸則率輕車而
由熟路左之右之无不宜之失道之人平地狂濤枕
簞荆棘徒嗟天運之窮世途之險不能反躬以自責
天地雖廣何處投其足哉



火 上
火 下 離

人之陷溺必有所附麗然後可攀援而起坎以一陽
施于陰中離以一陰附于陽內一來偶中則一實而
成坎一來奇中則一判而成離一往一來兩相交錯
濕則鬱蒸而作氣其氣溫水生火也熱則煎逼而作
汗其汗冷火生水也萬物初生无不始于火者火動
水出水凝火養故為魄為精離為魂為神在天之用
莫大于日月在人之用莫急于水火坎離所以奠乾
坤之終而開人事之始也日之升也浴咸池而方出

自泊虞淵以來其交于水也久矣乃復從之而振起
離繼坎之象也有自生之火焉其光在外龍雷之火
螢爚之火是也陰火也不必離乎身而成明而亦不
能離身以出不必麗乎物而自存而亦不能麗物而
接續不可以熟饗殮不可以濟世用此釋氏之徹悟
惟妙覺明圓徧法界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又曰直
是空心性照世間如日只是一體空慧靈光獨耀迥
脫塵根欲以之齊治均平猶指龍雷螢爚而思烹飪

也若夫陽火必待人而後生未生以前其體本虛取諸太陽離太陽而成火取諸木與石離木與石而成火雖為火矣不能自存必附麗于薪而傳于无窮此火所以為離離所以為麗也此吾聖人之大道也當其寂然不動空空無知求所謂火者无有也苟斯時而先炫其明則人皆見已而已反不見人暗之甚矣及其物來順應取諸人為善是取火于太陽木石也舍已從人是離于太陽木石也學而不厭發憤忘食

是求薪也以之施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麗于薪也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熟食也其一星可以徧于天下燎原焚澤可以藏于无有故聖賢不必其徹悟而萬事无阻礙盖光明在内萬事隨心也釋氏既以徹悟而一事莫可施行其光明在外无心燭照也釋氏所求者明德聖賢所求者明明德也其曰千燈一火雖竊此意而截然不容紊亂者也川人火之為文亦以二奇含一偶取三之卦畫而縱立之已

有炎上之形光輝發越之意然止可謂之火而不可
謂之離必重之而始有一火離母一火麗薪之象為
正南方之卦與坎相對陰生于午半故其中畫變陰
而為偶其為經卦自錯本卦外錯天為同人日麗于
天之象錯地為明夷日入地中之象錯雷為豐雷電
交作之象錯風為家人火傳于薪刑于為政之象錯
水為既濟水火得用以活生民之象錯山為賁山下
有火照見幽隱之象錯澤為革澤中有火改變其本

性之象卦之二體內三爻象太陽之火初履錯然日之平旦人方有事納履而交錯也二黃離日之方中其光明最盛也三日昃日昃則將入于昧谷一火盡矣外三爻為人用之火四焚如以火繼日為照于夜也五出涕火氣自下薰蒸而上逼于燥熱而水見也六出征戈兵甲冑烈于猛火也天地之氣化有時而窮雨暘不時或為洪水或為亢旱雖天地不能以自主必有聖人者出再造乾坤還斯民以家人父子則

非用兵不可得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者離此而附彼舍已而從人者也麗之不得其所
則出而滅息无能繼續或為烈焰燦悍煨燼而不可
禁遏必利于貞乃可以薪傳息養而為人世亨通流
行之用鳥之驚者在雄獸之猛者在牝惟牛則牝者
為尤順畜有愛護養息之義牝常以靜勝畜其虛靈
于寂寞无何有之鄉則動可以不窮故吉 聖人脩

火政以熟食教天下而田漁始可以供用服牛以耕
稼穡配為六府倉廩饗飧開萬世無窮之利畜牝牛
正火政中之事也 老子元牝之門亦取牝牛之義
出河 離山神獸也象頭角足尾之形大禹鑄鼎象物
離彪罔兩使民不逢欲民離而遠之也故借為離別
之用加佳作離乃黃鳥也後專借之而離彪加鬼作
鸛黃鳥俗改作鸛而離反廢棄矣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艸木麗乎土重明以麗

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卦以一陰附于二陽離乎彼而麗乎此離者麗也天
地人物莫不皆然日月之所以能久照貞明者蓋得
天而麗之也百穀草木之所以能萳榮秀實者蓋得
土而麗之也惟虛能明无物則无障翳惟實則明有
所著故有物有則兩火相比内外洞徹是重明也蒙
蔽昏暗有害于正人皆知之邪慧空花自視曉然不
可施諸政治必麗乎正而彛倫序名物辨禮樂文章

煥然日新乃以一人之明普照人人使人人盡明而天下化成矣明明德于天下有如此者卦之二五柔麗乎兩陽之間得其中正以中正麗明尚何偏頗邪曲之可慮躁擾猛烈之可憂哉惟見其亨而畜牝牛吉也 牝牛吉與牝馬貞相似牝馬至順故能承天牝牛至順故能麗乎兩陽之間以成其中正治天下不可自用自專學問不可自以為是离畫中虛虛則公而无我柔德之美者故老氏曰剛强者死之徒柔

弱者生之徒

穀從禾從設稻黍稷麥菽未春之總名百穀皆有糠粃故從設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一火在內一火在外明兩作之象也天无二日非天有兩明天之日作于上以其光照臨下土大人作于下以繼其明照于四方是天之日與大人合而成兩明也即可與天地參之意與他卦觀象微有不同諸

儒泥乎此而不知變通或謂繼體守文或謂諒闇居廬拘也聖人立象未有不確者倘昧于此則六十四卦經傳強半可移苟得其故象爻每可迎刃矣周公之于六爻觀兩火之象原有二日之嫌故于九三即言日昃見內體為日已終于九四言焚如見外體為日用之火夫子言繼明正從此得自來注傳未有知者

以兩再也從二入言二人並入一彼一此成兩矣

小篆加巾作兩指門闕並入之意借二十四銖又履
與車車兩輪履兩隻亦用之𠂔𠂔𠂔續也反𠂔

古絕字

為𠂔小篆加糸贅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日為羣動之宗初其昧爽時光輝發露萬事齊起有
進退而足容參差有交際而儀文襍越履錯然之象
也履者禮也禮主乎敬敬以行禮則登降揖讓服物
采章俱所以昭文明之盛德凡施諸子臣弟友見諸

容貌辭氣者我則不欺物則无牾何咎之有初盖離
已麗人之始履之初舉禮必麗乎敬敬而无失四海
皆兄弟豈患无所麗乎

錯金涂也從金從昔昔有過往之義以金錯銅
鐵為往來交互之文故凡錯襍錯落差錯俱用之錯
襍易于紊亂極交互之際而又極其安頓得宜故又
轉聲為措置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人當獨處無時其過恒隱而不見及乎交際紛紜則
尤悔于焉萃集矣行以禮動禮以敬主彼咎雖在吾
亦得而辟之也

六二黃離元吉

柔麗乎中正離之主也火之內蘊空虛无朕虛則生
明而无障蔽得其所麗則可居可安而非飄揚外鑠
之小慧日之方中麗乎太空浮雲游靄不得而點翳
者其色正黃普天同照雖幽崑邃宇亦得仰其光華

離之至善者也故云元吉 一星之火散為天下之
饗殮而不患其竭一人之聰明睿智給為古今之陶
冶而不見其窮內之則保合退藏外之則開物成務
光輝之盛文采之著莫隆于此與坤五之黃裳元吉
相似然坤以順承為義故雖在五取裳離以照臨為
義故雖在二言離 黃日光也日在朝鋪或東或西
之時俱有他色間之惟當正中則普天一色无有異
采此日之正色黃是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離之虛明在中二麗之正當其所故見其黃色而麗
中天得中道而顯光明之象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太耄之嗟凶

太虛无染本无哀樂役于形體感于境遇而哀樂生
矣及乎役之久感之深則我反不能自主而哀樂主
之矣日過中而向昃其麗于天者幾何于是有自命
曠達者謂百年如寄火石電光莫能久留矧乎去日

多而來日少何不適情以自得豈必八音並奏鐘鼓
脩縣始可為快意乎即鼓缶而歌亦足以自樂也于
是有朝不保莫懼死期之將至者謂少壯年華尚條
忽衰老今茲大耋殘光夕照戀戀于身世惆悵于情
緣嗟何及矣天下之人雖千變萬化其途繁襍而莫
可指數迨乎生死之際則不過此哀樂二等不如彼
則如此其外貌似乎縣絕而其貪生畏死則一也故
皆凶天有晝夜人有生死循環相代于前亦即日用

飲食之道人當少壯強陽氣勝恃其春秋之富其哀
其樂別隨事物而遷徙及血氣既衰眷茲短景不堪
回首歌者何欲以樂掩其哀也嗟者何雖遇樂亦可
哀也皆心无所自主失其依據而然夫聖人朝聞道
夕可死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惟聞道故不畏死惟
脩身故不貳天壽何嘗无樂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
至其樂非鼓缶而歌也何嘗无憂憂脩德講學徒義
改過不如舜也其憂非大耋之嗟也耄耋之年血氣

微弱事事委靡必有學力為之支持始可特立而不
仆其歌其嗟主人退位哀樂為客邪而操權矣 先
儒失玩不則二字多賢歌者愚嗟者亦未講于毫而
好學之義也邵堯夫之學正鼓缶而歌者其原出于
老氏老長生是說生也後之學易者大約本于陳邵
故專以凶歸嗟者微但見道差繆并文義尚未之審
爾

和 是日在西方時側也從日從仄又作異哥哥

聲也從二可人之歌者必一唱一和兩音相叶而後
輕重節奏出焉宮商音律諧焉故兩相許可謂之歌
小篆加欠作歌既有兩口又有一欠不勝其重疊
老之至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西山返照為光逼矣毋訑訑而樂毋戚戚而憂但當急于勉學以求寡過則庶不虛此生而死自適然畢

世盡乎傾刻能久待耶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內卦太陽之火也至于外卦則已傳于薪矣民非水
火不生活以其莫急于饗飧也聖人教民取火離于
內而麗于外掘地封土制為竈突焉突既成則取火
而來就之益以薪而火焚焚已盡則火死而為灰无
所用之則委棄焉突如為置火之地其來如謂火之
所歸焚如謂火之功死如謂火之盡棄如謂此火已

終而又待乎繼續也四當兩火交會時其勢焰赫赫不可撲滅措之竈突成熟食而得其宜然而炎威雖烈一焚而死棄隨之豈若宿于土者之溫而不躁息而可久耶君子安身立命存心養性俱以弋晦藏其至神不為氣轉不任察察也以田以漁蓋取之離離火以熟食也正竈突之造端爾死棄者火盡必藉乎薪傳鑽燧順時以脩火政使天下之飲食為養者益多而害寡聖人明著于此象豈可忽諸

突竈突也從穴從又從火穴者封土掘地之意
又與火者以手持火指人有事于竈也墨突不黔曲
突徙薪相承相謬為突此譌亦與相似墨突曲突其
文義淺顯易于正爻辭古奧遂襲其誤而莫能救
夫突者犬從穴出忽然而至之義也四乃外卦之火
以明繼明何得云忽然乎焚篆闕從林從火燒也林
有衆木之意傳薪之用多非一木所能任也
捐也從去從収象子初生不舉以兩手卻而棄之

意小篆加華作𡗗爾謂置之箕內搬推而去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火麗于薪不可向邇惟有置之于竈以供犧牲粢盛
他則无所容受之也火烈為災可不慎乎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人君雖洞悉民隱憂民之憂亦何至于出涕沱若取
象者言過其實矣本義謂其迫于上下二陽而憂懼
是失所麗乃漢之桓靈唐之文昭喪亡无日又何能

吉五非兩陽虛空一火何所附麗以著其明其非有
不待辯者蓋文王序叙至此知天地將終必期于再
造周公窺見其微而係之以爻辭即以此爻暗指文
王當殷末世身既陷于拘囚王室如燬視民如傷其
憂患之臨不容不出涕泣若而恐懼戚嗟若而圖維
者以聰明睿智之聖虛中而遠照加以小心翼翼何
有不吉兩火之焰薰蒸達於上煎逼而流汗之象

涕泣也從水從弟兩目所出有次第之意

洵

沱江別流也從水從它人泣則鼻液并出有別流之義故借用之𣥂戚戔也象形斧戔之屬刃薄背厚有如菽英故從𣥂𣥂養咨也從言從差言語之差可咨嗟者也俗省從口作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身係天下之存亡道關斯文之絕續離于王公者其任重如此五以憂患而獲吉庶幾无忝于王公之位也合舉王公者文王前為西伯後稱文王也

上六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天地之氣運治亂相因治之終亂之始也殷之末世
毒虐以甚火之烈焰不熄則乾坤或燼武王以聖繼
聖不容坐視四海之沸騰生民之糜爛用兵戈甲冑
以出征奉天討而誅獨夫天下之友邦不期來會東
土之人民若崩厥角軍旅之凶事變而若嘉禮但折
其首惡者而已彼從惡之徒亦不妄殺但禽獲夫匪
其醜類者而宥之使改是又亂之終而治之始也雖

有用兵之擾而億兆生靈出于水火矣何有于咎哉
征征正行也從彳從正或從辵作迳以正而行正
人之不正也巾巾折指一木中斷之形或從手從斤
作折借為攀折之用而轉其聲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彼邦之不正王出而正之再造乾坤重明日月使昧
土之人皆得被文明之治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所以
終上經而啟下經

水幽暗故失道未出未大无功皆昏迷妄行者火光
明故避咎得道无所容正邦皆過于察察者坎以柔
化剛自微而著極而至江海則大而又大莫可測矣
離以剛化柔虐焰滔天盡其勢而至灰燼則微而又
微不可尋覓矣坎貴習有本之水離善繼無窮之火
或問坎離在天為日月之象大象傳曾无云日月
者月盈少而缺多固可不取至于日則同人大有晉
明夷俱實為日象亦但言火言明而必不言日何也

曰日者太陽之精也。離為中女，屬陰，不足以當日。故雖有其象而不正日之名。若夫火則陽中之陰，女之象也。明則但舉其光，姑略其質。爾聖人著象以示學者，斷无景響之事。疑貳後人觀于坎離之不定，為日月可以反三隅矣。

周易象辭卷九